

在西方文化中，凤凰是一种死后能够从其灰烬中重生的神鸟。

凤凰歌剧院
火灾后重建的剧院

威尼斯共和国的
天籁之绝唱



音乐和歌剧的历史
与凤凰歌剧院
息息相关

02

04

06

08

WINDOWS on ITALY

一本关于
意大利
之最美
的杂志
2015年09月

02



威尼斯

凤凰歌剧院



2

灰烬中重生的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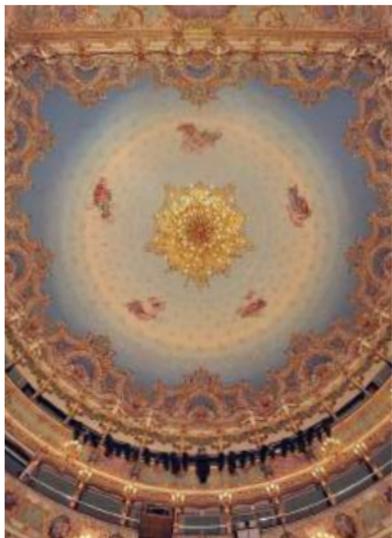
在西方文化中，凤凰是一种死后能够从其灰烬中重生的神鸟

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以其名字建造了一座剧院。它是另一座遭受火灾的剧院的重生。然而，其名字证明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凤凰歌剧院的预言，一座举世闻名的歌剧院在火灾中彻底毁坏，并两次“在其本身的位置”上进行了重建。它宝石般的装饰，镶嵌君主面孔的壁画、丘比特画像、灰烬以及金叶在最神奇的城市中复活。

剧院幕布

夜间入口

穹顶细节





宝石般的装饰、壁画、
丘比特画像、灰幔和金
叶

3



舞台风景

门厅

装潢后的主席台

舞台和管弦乐队



阿波罗室

凤凰的布景



威尼斯和它的狮子

威尼斯城起源于15至16世纪，大陆居民为逃离野蛮入侵，登陆潟湖的岛上避难。随着拜占庭宣布独立，于公元726年选举了首个威尼斯总督。二十年后，当传教士圣马可的躯体从亚历

山大抵达城市时，威尼斯认为其自己是继罗马之后最负盛名的圣徒监护人。圣马丁和他的狮子被城市热忱地接纳并成为其独立的象征。



4

威尼斯共和国的天鹅之绝唱



威尼斯城起源于15至16世纪，大陆居民为逃离野蛮入侵，登陆潟湖的岛上避难。



凭借其使节的外交手段以及在经济上的极大贡献，威尼斯设法多次击败同盟，守住了战争前所拥有的绝大部分领土。

然而，尽管获得故事上的胜利，但其政治和经济上却不可挽回地开始下滑。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君士坦丁堡，当时由土耳其人所掌控，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条不需穿过威尼斯即可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路线，并且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威尼斯已不再存在的理由。

通常当帝国解体时，其军权的丧失伴随着经济危机，执行的次数增加，不再有炫耀的机会。18世纪，威尼斯已成为其先帝国的影子，拿破仑白纸黑字写到：1797年10月17日，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将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威尼斯和威尼斯转让给奥地利。

马乔所绘的圣马丁的狮子，陈列于总督府中

随着拜占庭宣布独立，于公元726年选举了首个威尼斯总督。二十年后，当传教士圣马可的躯体从亚历山大抵达城市时，威尼斯认为其自己是继罗马之后最负盛名的圣徒监护人。圣马丁和他的狮子被城市热忱地接纳并成为其独立的象征。

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宇宙学家科罗内尔尼于1688年为阿尔戈宇宙学学院摹拟的威尼斯海湾的地图，于1690年威尼斯海湾被纳入亚特兰特·威尼斯托。

与其它意大利城邦不同，由于一千多年以来，潟湖使威尼斯免受外来入侵，同时通过限制总督权力，威尼斯的宪法减少了内江的发生，因而威尼斯未经历内战或暴政，其市民可自由地与东方进行贸易。从13世纪到16世纪，它统治地中海长达3个世纪，控制着奢侈品和香料的进口。16世纪初，它开始向陆地扩张，使其其它欧洲国家感到不安。

沿着波河平原，威尼斯向外扩张，使得当时的主要欧洲国家感到恐惧，从而统一形成康布雷同盟。1508年，一场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战争拉开，并瓜分了其丰富的战利品。



五年前开放的凤凰歌剧院，就像天鹅之绝唱，结束了西罗尼希玛的辉煌历史。



威尼斯人无须担心加固他们的房屋，但他们不得不防止其受湿度影响。

千多年前，在潟湖中构建房屋的艺术已经掌握，当时发现将达尔马提亚橡木木材

浸没于粘土中并与咸水接触，使其逐渐石化。这创造了胡桃木或桃木板平台的支

撑结构，在胡桃木或桃木板上铺设砖层，从而能够将房屋建在水平面之上。

随后，用3层防水的伊斯特拉石头对地基进行密封。

建筑

5



凤凰歌剧院建于圣马可圣斯蒂耶里的圣马丁广场。

在力拓·门努依运河上一共有2个入口，一个陆地入口和一个特别入口。建筑通告要求设计师在运河上设计一个至少20英尺的入口，以方便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贡多拉通过。

在当时，盛行的国际建筑标准是长廊，包厢开阔，可见度较大。另一方面，威尼斯想要密闭的包厢。公众更愿意放弃一定程度上的空间，支持单独长廊的亲切感，其使得每个包厢成为一个微型场所。在这个微型场所中，一个人可以单独或随众站着、吃喝或娱乐。竟出者简南托尼克·塞尔瓦修建的174个包厢的大小均完全相同。由于采用的建筑风格体现的是共和主义歌剧院的设想，因此没有设置皇室包厢。

皇室包厢或六个包厢？

法国统治城市期间，凤凰歌剧院承担了国家剧院的职责。为了迎接拿破仑访问，再次指定塞尔瓦设计一个皇室包厢。为了迎接1807年拿破仑的首次访问，建造了一个临时长廊。随后，建造了一个带有4个包厢的建筑物，其提供了极好的视野，可看到舞台和剧院的其他地方。

1848年的起义要求内政改革。皇室包厢被取消，因为其被视为被奥地利人镇压的象征。重新改建成了4个新的包厢，让剧院回到其初始的规划。

第二年，奥地利人再次统治这座城市，并要求将皇室包厢恢复到其原有的形状和荣耀。1946年，最终决定性的改变到来，装饰包厢的皇室徽章被取代之为当时自由城市的象征：圣马丁的狮子。

入口

主要入口



建造新歌剧院的通告是由一个包括最有地位的威尼斯家族中的某部分人的公司发布，该公司由格雷曼斯主管，通告要求未来的建筑应至少有5层的包厢，每层不少于35个包厢。



建筑物正面的雕刻

简南托尼克·塞尔瓦设计的凤凰歌剧院的木制模型

皇室包厢的全景

玛丽亚·马里布兰，
多么难忘的声音



久负盛名的嗓音已登上凤凰歌剧院的舞台，诸如：伊莎贝拉·珂布兰（罗西尼的妻子）、卡罗琳娜·昂格、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威尔第的伴侣）、埃米尔尼亚·弗雷佐里尼、多梅尼科·邓泽里、乔吉奥·科尼、拉菲尔勒·米拉特以及公众最爱的三位首席女高音：朱迪塔·帕斯塔、朱迪塔·帕斯塔，尤其是玛丽亚·马里布兰——1834年至1835年时期，其在凤凰歌剧院扮演了诺尔玛、罗西娜、苔丝狄蒙娜和灰姑娘的角色。

6 歌剧院和火灾



1996年的火灾前

油灯的使用和剧院主要的木制构造导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多次火灾。

凤凰歌剧院在1836年和1996年曾二度被火灾完全烧毁。

1837年凤凰歌剧院的内部

于2003年重建

1836年12月12日夜晚，葛塔诺·多尼采蒂的排练渐近结束。1:30左右，看守人被涌入室内的浓烟呛醒。从舞台的窗外远望，他看见了火焰并敲响警钟。3个小时内，火灾摧毁了正厅前座区和舞台。

第二天午夜十二点半，舞台穹顶坍塌。威尼斯消防员挽救了中庭、舞厅和“阿波罗大厅”。剧院的其它部分燃烧了三天三夜。火灾起因于一个新型有瑕疵的迈斯纳风格的奥地利火炉，发现时其完好无损。

这是一次残酷的打击，但这座城市和它的工作人员努力克服此非常时刻。两名工程师兄弟——托马索和乔瓦尼·巴蒂斯塔·梅杜纳与其熟练的工匠协同工作。在火灾过后8个月，以60万奥地利里拉的代价，凤凰歌剧院以



与先前完全一样的风格，再次出现在众人眼中。第二年的12月26日，重新开放。

1996年1月，为了升级防火标准，关闭了凤凰歌剧院，进行修复和维护工作。众多公司努力工作，

重建项目的警句：
“在其原位”

以便及时完成，从而迎接3月1日的开幕式——一场由迪·艾伦的音乐会，随后是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的唐·乔望尼，由阿希姆·弗雷伊执导、艾萨克·卡拉乔姆斯基指挥、凤凰歌剧院的管弦乐队和合唱团协作，合唱团指挥是乔瓦尼·安德雷奥利。

回想起来，那一晚上出现了一系列不幸的巧合。当时，剧院附近的运河因要清除50年内积聚的污泥而被排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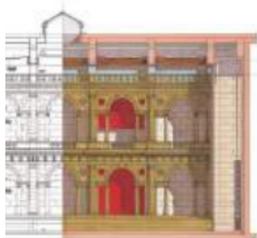
由于重建工作的需要，烟雾探测器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已经被关闭。一些防火门也被打开，以便穿过临时的电缆，一些窗户被打开，以便移除碎石，一些



每个夜晚，她将乘坐在金色和红色内饰（对她而言，传统的黑色似乎过于悲伤）的浅灰色贡多拉去剧院，**贡多拉**由一名身穿由她设计的华丽色彩的服饰的贡多拉船夫驾驶。极具活力的**马里布兰**逝世于1836年，享年28岁，整个音乐世界都感到哀痛。圣·乔万尼·格雷斯托姆大剧院更名为**马里布兰**：其名字也被大型建筑使用，其成为一部电影，随后成为凤凰歌剧院的第二故乡（于2001年05月重新开放）。



1月30日清晨的
凤凰歌剧



窗户用尼龙片临时关闭，电力系统中的某些部分带电。

当晚的事件极具戏剧性。一个旅馆经营者打给消防队的电话通知火灾发生“在凤凰歌剧院附近”。看起来似乎是打电话者还没有勇气说出最糟糕的情况，但在那时她说：“浓烟从凤凰歌剧院中冒出。”

在威尼斯，消防员不使用救护车，而使用船。但眼凤凰歌剧院附近的运河在那一晚已经排干。他们只有步行到达。消防员很快意识到火灾等级，但在一个建于水上的城市中，他们无法找到附近的任何运河抽水。当他们将各种消防水龙带连在一起接到有水的最近的运河维赛特河时，火灾已经一路燃烧，蔓延并摧毁了一切事物。当直升机到达剧院上空灌水时，已经太迟了。意大利国家电视频道晚间新闻的专题报道：“威尼斯的凤凰歌剧院已经失去了。”



整个夜晚，人们担心火灾可能蔓延到附近的房屋甚至整个脆弱的威尼斯。

1月30日清晨，第一缕曙光照在正在冒烟的碎石表面：仅仅正面和四道围墙幸免于火灾中。经过复杂的招标，阿尔多·罗西的重建项目中标。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吸引着世界各地观众的凤凰歌剧院就“在其原位”重建。重建过程中使用了档案馆照片以及火灾中所挽救的物品，具有18世纪工匠的原始技术。



重建过程



表演于9月12日开放第三层包厢，谨以此纪念玛丽亚·卡拉斯在威尼斯7年的演出。

档案材料和舞台剧照回忆了一名注定成为传奇的年轻艺术家一生中某些最重要的时刻。



8

伟大的首映式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剧院举办过多次享有声望的演出，仅次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



它见证了罗西尼（坦克雷迪、希格斯摩多、赛德拉米德）、百丽尼（凯普莱特与蒙太古、滕达的贝亚特里切）、多尼采蒂（贝利萨里奥、拖勒密的皮娅、路登兹之玛丽娅）和威尔第的众多作品的首映。斯卡拉歌剧院和凤凰歌剧院均与朱塞佩·威尔第有重大联系，其为米兰剧院写了10部歌剧，为威尼斯剧院写了5部。



纳布科的轰动登场，于1842年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映，同年登台于凤凰歌剧院，并连续循环演出25个夜晚。首映非常成功，致使剧院主席莫塞尼戈伯爵立即委任了年轻的作曲家制作一部新歌剧。威尔第的第5部作品以及在不合斯卡拉歌剧院进行首映的第1部作品埃尔纳尼于1844年在凤凰歌剧院获得巨大成功，这也归因于演员阵容（卡洛·瓜斯科、索菲亚·洛伊、安东尼奥·塞尔瓦）人才济济。



季米特里·契达年科，里卡多·夏伊，郑明勋

这是继一系列成功作品之后的作品，包括：阿提拉。（1846年）、弄臣（1851年）、茶花女（1853年：首映失利）和西蒙·波卡拉涅拉（1857年），其并非被大众所爱，但也获得了若干的一致好评。

19世纪下半叶比不上上半叶的成功。在奥地利统治结束之后，截至目前，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威尼斯是一个缺乏创造性、地方化的城市，其不能与意大利的

1851年弄臣和1853年茶花女初次登台的宣传牌



2008年于凤凰歌剧院的纳布科场景



音乐和歌剧的历史与凤凰歌剧院息息相关

音乐剧院，即米兰、罗马和都灵并驾齐驱。理查德·瓦格纳虽然于1882年至1883年（同年逝世）居住在这座城市，但他似乎对市民以及凤凰歌剧院没有深厚的喜爱，也从未涉足于凤凰歌剧院。但必须指出的是，凤凰歌剧院见证了黎恩济（1874年）和尼伯龙根的指环（1883年）在意大利的首映，并且瓦格纳歌剧院以安吉洛·诺依曼为首进行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巡回表演。世纪末年最重要的首映是詹杰罗·莱翁卡瓦洛的波西米亚人（1897年）。与普契尼以同名作品相比，前一年在都灵的初次登台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20世纪见证了许多同时代作品的首映，诸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浪子的历程，布里顿的碧庐冤孽，普罗科菲耶夫的愤怒的天使，诺诺的不宽容，马代尔纳的许珀里翁以及最近凯格尔的音乐厅绑架，内利的美狄亚，奥斯卡的西格诺尔·戈尔多尼和安布罗西尼的语言杀手。

具有1000个座位、极佳的音响效果（1996年火灾后随重建一起进一步完善）、稳定的98人管弦乐队和66人合唱团、迎接本地忠诚观众和广大国际观众，使凤凰歌剧院成为了最重要的作品中心。一年之中，它奉献了一百多场歌剧，携手国际著名指挥家（注：与郑明勋、里卡多·夏伊、捷弗里泰特、弗拉基米尔·泰密卡诺夫和季米特里·契达年科频繁合作；完整循环了贝多芬、舒曼、布拉姆斯、马勒的交响曲；同期剧目，尤其是威尼斯文化方面，伴以诺诺和马代尔纳）举办了一个同时呈现芭蕾舞剧和室内音乐会的重大的文响乐季节。